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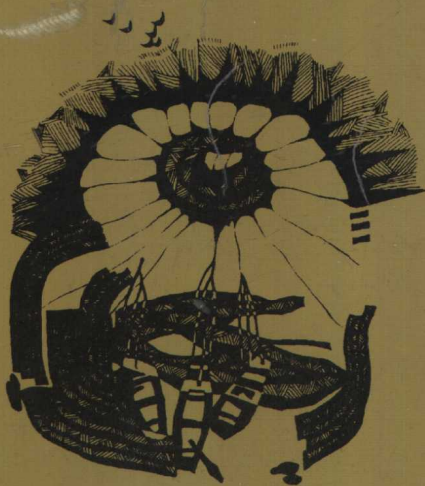
M

外国文学  
名著精品

**M**ARK  
TWAIN WORK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马克·吐温小说全集



MARK TWAIN

# 马克·吐温小说全集

## 上卷

张友松 张振先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马克·吐温小说全集

---

著者	〔美〕 马克·吐温
译者	张友松 张振先 合译
责任编辑	文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刷	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6.75
	1996年3月第一版
	199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套

---

ISBN 7-80506-449-0/I·182

定价:(全两卷)39.80元

## 出版说明

马克·吐温(1835—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叶美国的一位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是人类文化中的瑰宝。马氏的小说以其进步而深刻的思想性和讽刺与幽默的生花妙笔,深得中国读者的喜爱,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

今天,我们编辑的这套《马克·吐温小说全集》,收录了马氏小说的全部精品,并选其最优秀的译本,小五号字精美印制,力图以其低廉的价格来满足马克·吐温的爱好者们热切的企盼。

编者

## 卷头语

这部书不是为了在朋友们当中私自传阅而写的；也不是为了安慰和开导作者的某一位害病的亲戚本家而写的；也不是在辛劳的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匆匆写出，借此消遣的。这些缘故，任何一个都不是我们的写作动机，因此在本书出版的时候，作者也就不说那一套照例的客气话了。

读者总会看得出，这部书完全是描写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情况；在这个想象的领域里，最使作者为难的就是缺乏鲜明的范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根本没有投机狂热，也没有想发横财的强烈欲望，所有的穷人都心地单纯，心满意足，阔人都诚实而慷慨，社会上还保持着自古以来的纯朴风气，惟有那些有才能和爱国的人士才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偏要根据想象中的境界写现在这部书里这么一个故事，当然是找不到材料的。

我们摹仿渊博的作家，在每章的开始引用了一些作品中富有风趣的残章散句，这是无须加以解释的。瓦格纳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列在章首的引文隐隐约约地暗示了下文的内容，因此可以很愉快地激起读者的兴趣，而又不致完全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希望这种办法对本书也有同样效果。

我们的引文包括各种文字；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本书将在各国流行，那些外国读者除了他们的本国文字而外，很少能懂别种文字的；而我们却不是专为某一阶级、某一教派或是某一民族写这部书，而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

我们并不反对批评；也不指望批评家先读过这本书，然后下笔写书评。我们甚至还不指望评论这部书的人声明他并没有读过这部书。不，在这个批评盛行的时代，我们根本不敢存什么违反常规的希望。但是文坛的权威人物如果对这部小说发表了意见，日后在烦闷无聊的时候，无意中把它翻阅一下，我们希望他不致感到深切的懊悔，如果到那时候再懊悔，未免太晚了。

还要声明一句。这部书在故事的构思、人物的刻划和文章的体裁方向，都是两人合作的产品——这一点是名实相符的。无论哪一章里，都有两个作者的痕迹。

马克·吐温  
查理·华纳

## 《马克·吐温小说全集》总目录

### 上卷

镀金时代·····	1
王子与贫儿·····	295
傻瓜威尔逊·····	423

### 下卷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1
汤姆·索亚历险记·····	193
中短篇小说集·····	332

## 目 次

卷头语.....	4
----------	---

### 上 部

第 一 章 郝金士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1
第 二 章 郝金士老爷收养了克莱.....	7
第 三 章 丹尼尔大叔第一次看到火轮船.....	9
第 四 章 郝金士老爷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	12
第 五 章 郝金士夫妇收养了萝拉.....	19
第 六 章 十年之后——萝拉成了个小美人.....	24
第 七 章 赛勒斯上校的生财妙计.....	31
第 八 章 赛勒斯上校款待华盛顿·郝金士.....	35
第 九 章 郝金士老爷去世,给儿女留下了土地.....	40
第 十 章 萝拉发现了秘密——郝金士太太的恳求.....	43
第 十 一 章 午餐——简单的饮食,灿烂的希望.....	48
第 十 二 章 哈利和斐利普到西部勘测铁路线.....	51
第 十 三 章 赛勒斯上校欢迎两位青年到圣路易.....	56
第 十 四 章 在费拉得尔斐亚——介绍露思·波路顿.....	61
第 十 五 章 露思学医;解剖室的情况.....	66
第 十 六 章 模范铁道工程师;到斯东码头进行测量.....	71
第 十 七 章 斯东码头变成了拿破仑城——纸上谈兵.....	76
第 十 八 章 萝拉上了赖婚的当.....	81
第 十 九 章 布利尔里与萝拉调情,被她迷住了.....	86
第 二 十 章 狄尔沃绥——口若悬河的政治家.....	91
第 二 十 一 章 露思进了学院——新的友谊和欢乐.....	95
第 二 十 二 章 斐利普在法尔契尔恋爱;哈利大露锋芒.....	99
第 二 十 三 章 斐利普和哈利进行工作.....	105
第 二 十 四 章 华盛顿的市容.....	107
第 二 十 五 章 拿破仑(斯东码头)方面的工作.....	112
第 二 十 六 章 波路顿先生又作一次投机事业.....	115
第 二 十 七 章 赛勒斯上校雄图失利,画饼充饥.....	120
第 二 十 八 章 通过拨款案的经过.....	124

第二十九章	斐利普勘察伊利恩木	131
第三十章	参议员狄尔沃绥邀请萝拉到华盛顿去	135
第三十一章	斐利普断了胳膊；露思协助外科医师	137

## 下 部

第一章	萝拉在华盛顿社交场中的成功	144
第二章	上流人物拜访萝拉	147
第三章	萝拉在国会外国的活动	158
第四章	多数票是怎样获得的	161
第五章	书店的店员	165
第六章	萝拉和巴克斯东调情	169
第七章	萝拉与赛尔贝上校重逢	172
第八章	萝拉又和赛尔贝恋爱	176
第九章	华盛顿的消息是怎样泄漏出来的	180
第十章	哈利堕入情网，好梦难圆	184
第十一章	特罗洛普先生中了圈套，成了同盟者	189
第十二章	报纸攻击大学案	199
第十三章	斐利普表示他对布利尔里的友谊	202
第十四章	巴克斯东先生为什么拥护大学案	206
第十五章	萝拉杀害了赛尔贝上校	213
第十六章	萝拉在纽约监狱里	218
第十七章	波路顿先生帮助毕格勒先生渡过难关， 自己却负了债	222
第十八章	斐利普采煤心切，空喜一场	227
第十九章	斐利普突破难关，找到了出路	232
第二十章	国会的准备工作，华盛顿触怒了赛勒斯	238
第二十一章	劝善修行，扩大赞助大学案的实力	242
第二十二章	狄尔沃绥在圣安息，准备重新当选	243
第二十三章	萝拉案开审；聪明的陪审团，模范的法官	247
第二十四章	渊博的辩护律师	253
第二十五章	审判的进展	258
第二十六章	等待电报	263
第二十七章	法庭宣判；萝拉无罪开释	267
第二十八章	参议院惩治贪污，保全体面	271
第二十九章	萝拉的命运	278
第三十章	华盛顿·郝金士开始新生	282
第三十一章	否极泰来，喜出望外	286
第三十二章	露思病愈；柳暗花明	289
卷后语		294



# 上 部

## 第 一 章

郝金士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他有很多的土地。

——〔契帕威〕<sup>①</sup>《巴拉加》

英格：这真是一片了不起的土地啊！

米尔克拉夫特：每一畝的出产就能值一镑钱；我们起初只好廉价租佃出去。可是，先生，我看这块地似乎是太大了，恐怕您拿它不好办吧。

——本·琼生《魔鬼是驴》

一八××年六月的某一天，郝金士老爷在他的住宅前面一个名叫“梯磴”的一堆金字塔形的大块木材上坐着，默察着清晨的景色。

地点是田纳西东部的奥贝资镇。你很难看出奥贝资镇是在一座山顶上，因为四周的景物并没有什么足以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事实上这个镇确实是在山顶上；这座山是一座延绵几县、渐渐上升的山。这带地区叫做“田纳西东部的死疙瘩”，以它不出产什么好东西这一点而论，那是与拿札列什<sup>②</sup>齐名的。

这位老爷的住宅是一座两排相连的木头房子，已经有些倾颓了；两三只消瘦的狗东一只西一只地躺在门口睡着了，每逢郝金士太太或是孩子们跨过它们身上走进走出的时候，它们就要无精打采地抬一抬头。没有长草的院子里到处撒满了垃圾；靠近门口的地方放着一条板凳，上面有一只洋铁脸盆、一桶水和一把瓢；一只猫已经开始从水桶里喝水，但是它这样勉强往上够，是过分吃力的，于是它就停下来休息休息。围墙旁边有一只浸灰桶，附近还有一口煮软肥皂的铁锅。

这座住宅占了奥贝资镇的房屋十五分之一；其余的十四所房子都分散在高大的松树当中和玉米地里，隐蔽得叫人看不见，因此谁要是单靠眼睛了解情况，那他就站在这个市镇当中，还会以为自己是在乡间哩。

郝金士“老爷”获得他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当了奥贝资镇的邮政局长——并不是说他这个职务应该获得“老爷”的头衔，而是因为在那些地区的重要公民非有某种头衔不可，于是照例的尊称就加到郝金士头上来了。邮件是每月一次的，有时候一次送来的竟有三四封信之多。然而邮政局长的工作虽然如此繁忙，却还是没有占去他整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在闲空的时候就“开铺子做做生意”。

<sup>①</sup> 契帕威是美洲印第安人种的一族。

<sup>②</sup> 巴勒斯坦群山中的古城，是基督教徒朝拜的圣地之一，附近一带异常荒凉。

老爷正在默察清晨的景色。空气清新而宁静，芬芳的微风充满了百花的香气，空中有蜜蜂嗡嗡的叫声，到处都有夏日的森林地带给人的感官所引起的悠闲安静的意味，和那种时候、那种环境所唤起的缥缈的、愉快的感伤情绪。

不久就有一个带着美国邮件的邮递员骑着马到这里来了。这次只有一封信，而且就是给邮政局长的。那位送信的长腿青年停留在这里谈了一小时的话，因为他是无须匆忙的；只过了一会儿，全镇的男性居民都集聚过来，陪他闲聊起来了。他们照例都穿着斜纹土布裤子，不是蓝的就是黄的——此外再没有别种颜色的了；大家都只挂着半边背带，有时候也有背全副的——都是自己家里用线编织的土货——有些人穿着背心，穿上衣的可是很少。但是只要有人穿上衣和背心，那就准是相当好看，没有太不象样子的；因为这种衣服都是相当漂亮的印花布做的——在当地社会具有超乎一般水平之上的审美力和有资格讲究时髦的上流人物当中，这种风尚至今还在流行。每个人都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来；偶尔有人抽出一只手来做什么事情，但是做完之后，照例又要放回原处；如果那是为了给头部服务，这只手把那顶破得不成样子的草帽往上推一推，再往下按得稳稳当当，结果使它保持某种倾斜的角度，就要等到下次再动手的时候，才会改变它的位置；有许多在场的人戴着帽子，但是没有一顶是戴得端端正正的，也没有两顶帽子保持着同样的倾斜角度。我们这么说，对大人、青年和小孩都是一样的。说到每个人都嚼着自己家里制的生烟叶，或是用玉米穗轴做的烟斗抽这种烟叶，那也是把这三个人都包括在内。大人很少有留着络腮胡子的；嘴唇上留胡子的更是一个也没有；有些人在下巴底下留着一撮乱七八糟、密密丛丛的毛，把咽喉遮盖起来——这就是那一带地方大家公认的一种留络腮胡子的正确式样；但是无论谁的脸上的任何部分都有一个星期没有见过剃刀了。

这些邻居们站了几分钟，望着邮递员只是出神，听着他谈话；但是疲乏的神态不久就开始表现出来了，于是他们就一个跟着一个爬到围墙上，占据着顶上的横木，大家都拱起肩膀，显出一副庄重的样子，活象一群秃鹰聚集在一起，准备着吃一个死人，静听着死者临终咽气的声音一般。丹木瑞老头说：

“法官恐怕还没有什么消息吧，是不是？”

“那可说不准；有人想着他马上就会过来，有人说他还不会。洛斯·莫斯利告诉汉克斯说，他猜法官也许明天就会到奥贝资来。”

“嗨，我要是知道个信儿就好了。我有一只挺好的母猪和几只小猪放在法院里，还没地方安顿。法官要是来开庭的话，我看我就得把它们撵出来才行。可是明天还来得及吧，我看。”

这位说话的角色把他的厚嘴唇缩拢，缩成一只西红柿结蒂的那一头的样子，然后使劲啐了一口，把七吋以外落在一根杂草上的一只土蜂啐死了。几个嚼烟叶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啐了一口烟叶的汁水，都是端端正正向死者瞄准的，而且都万无一失地啐中了目标。

“岔口那儿怎么那么热闹呀？”老丹木瑞又接着说。

“呃，我也不大清楚。老德雷克·希金士上个礼拜到舍尔贝去了一趟。把他收的粮食运去了；可是差不多全都没法儿脱手；这不是卖粮食的时候，他说，所以他就把它又弄回来了，打算等秋天再说。说是要上密苏里去——老希金士

说，那儿有许多人也都在谈这件事。象这种年成，在咱们这儿简直混不上饭吃了。希金士上肯达基去，在那儿娶了一个上等人家的漂亮姑娘，他回到岔口来，脑子里简直是装满了新鲜主意，象是醉醺醺似的，大伙儿都这么说。他把整所房子都收拾得漂漂亮亮，象肯达基的派头，他说是还有些人从特本太因上这儿来看他的房子哪。他把屋子里面全部刷上灰浆了。”

“什么叫灰浆？”

“我也不知道，那就是他叫的名目呗。希金士老太太，她告诉我的。她打算住在这么个倒霉的窝里，象只猪似的。她说那是泥巴，或是一种什么的玩意儿，粘得挺结实，把什么都给盖上了。灰浆，这是希金士取的名目。”

大家把这种新鲜玩意儿讨论了很久，谈得很有点儿劲头。可是随后在铁匠铺附近有一些狗打起架来，客人们就象一些乌龟似的，从围墙顶上溜下来，迈着大步赶过去观战，他们那股兴致几乎达到迫不及待的程度了。老爷在原处没有走动，还是看他那封信。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坐着沉思了很久。他时而一遍又一遍地说：

“密苏里。密苏里。哎，哎，哎，一切都毫无把握。”

后来他终于说：

“我相信我还是得走这一着。——老在这儿呆下去，可真是要完蛋了。我的房子、我的院子，事实上，我身边的一切都表示我快要变得和这些畜生一样了——从前我本来是挺宽裕的哪。”

他还不过三十五岁，可是他的面容很憔悴，使他显得年纪大一些。他离开楼梯，走进他的房子里开铺子的那个地方，把一夸特挺稠的糖蜜给一个穿棉毛混织衣裳的老太婆换了一张树狸皮和一块黄蜡，然后把那封信收起来，到厨房里去了。他的妻子在那儿，正在做干苹果馅饼；一个十岁的邋遢孩子正在望着他自己发明的一架风信机在那儿出神；他那快满四岁的小妹妹正在把玉米面包蘸着一只煎锅底上的一点卤汁子，她极力注意不越过锅底当中用手指划的一道界限——因为另外那一边是属于她的哥哥的，他为了想心思，暂时把肚子忘记了；一个黑女人正在一个大灶那儿忙着做饭。整个屋子里笼罩着一筹莫展和穷困不堪的气氛。

“南赛，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世界把我甩掉了，或许我也应该把它甩掉才好。可是不要紧——我还可以等待时机。我打算到密苏里去。我不能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再呆下去，跟它一齐完蛋，我已经心里盘算过一些时候了，我打算把这儿的家当通通卖掉，卖多少是多少，再买一辆大车和一套牲口，把你和孩子们装在车上就动身。”

“赛，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合你的意，就合我的意。我看孩子们上密苏里去，再穷也不会比在这儿更倒霉吧。”

郝金士挥着手让他的妻子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打一个商量，一面说：“不，他们过的日子会要好一些。我一直都在给他们打主意哪，南赛，”说到这里，他脸上就放出光彩来。“你看见这些契纸吗？嗨，这就是证明我在这儿买到了七万五千亩地——你想想将来这块地是多么大得出奇的一笔产业啊！嗨，南赛，‘大得出奇’还不足以表示它的价值——这几个字太没劲儿。真的呀，南赛。”

“看老天爷的面子，赛，请你别……”

“别忙，南赛，别忙——让我说完吧——我独自在心里把这个了不起的如意念头转来转去，已经想了好几个礼拜了，真是想得心花怒放，现在我非跟你谈谈不行，要不然我简直要憋死了！我跟谁也没有谈过——一字不提——就连我脸上的神气，我也特别当心，老装出不动声色的样子，怕的是叫人看出什么秘密，连这儿这些畜生都会知道眼下就有个金矿。我现在很容易保住这块地，叫它归我们这一家所有，只要每年缴那一点点税就行了——不过十块八块钱吧——这一大块地现在一畝不过能卖三四厘钱，可是早晚总有一天，人家会愿意出大价钱来买，那时候一畝就能值二十块、五十块、一百块呀！你说卖不卖吧，”（他说到这儿，就把声音低下来，变成耳语，一面还提心吊胆地向四周张望，看看是否有人偷听，）一千块一畝！

“哼，你尽管睁开眼睛，瞪着发愣吧！可是实在是那么的。你我也许看不到这个日子，可是他们看得到。记住我的话吧，他们看得到。南赛，你听说过火轮船，也许你相信吧——当然是相信的。你也听说过这儿这些畜生拿来当笑话说，说那是骗人的，吹牛的——可是那并不是骗人，也不是吹牛，实在是那种东西，往后还要改良，比现在更了不起哪。这些新鲜玩意儿会使世界上的事情翻一个过儿，叫人想想都要发晕。我一直都在留心——人家睡大觉，我可老是在留心，我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就连你我都能看到那么一天，火轮船会由那条小火鸡河开上来，开到离我们这儿二十哩的地方——涨水的时候还能一直开到这儿来哪！并且还不只这个，南赛——这连一半都算不上哩！还有个更稀罕的东西——铁路！这儿这些可怜虫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就是听说了，也不会相信的。可是这又是一个事实。到处飞驰的车子，一个钟头跑二十哩——天哪，你想想看，南赛！一个钟头跑二十哩呀！那简直是叫人脑子发晕。将来总有一天，你我都进了坟墓的时候，会有一条铁路伸长到好几百哩那么远——从北方各州的城市一直修到新奥尔良——那准得经过离这儿三十哩以内的地方——甚至还要搭上我们这块地方的一个犄角儿，也说不定。嗨，你知道吗，东部各州有些地方已经不烧木头了？你猜他们烧什么？煤！”（于是他又弯下腰来，悄悄地说：）“这块地里的煤可真不知道有多少呀！你知道那条小河沟岸上露出来的那种黑东西吗？哈，就是那个。你还当那是石头哪；这儿的人都是这么想。他们还拿来砌小水坝什么的哩。还有个人打算拿它砌一个烟囱。南赛，我想我一听他这话，大概是脸都吓白了！嗨，那么一来，烟囱可能着火，就把秘密全都揭穿了。我就告诉他说，那玩意儿太不结实了，很容易垮。后来他又打算用铜矿石来砌——呱呱叫的百分之四十的黄铜矿石！我们这块地上的铜矿可真是数不清的家当呀！这个傻子打算在他家里开一座熔矿炉，自己还不知道，结果可会让他那双瞎眼都看明白了，这可真把我吓得要死。后来他又打算拿铁矿石来砌！这儿的铁矿石不知有多少，简直可以堆成一座一座的山，南赛——一座一座的大山呀！我可不能听天由命。我老是盯住他——一直不放松他——我老劝他改主意，不让他消停，直到后来，他终究还是用泥巴和树枝子搭了个烟囱，就象这个晦气地方所有的烟囱一样。松树林、麦田、玉米地、铁矿、铜矿、煤矿——等着铁路修过来吧，还有火轮船！我们一辈子也看不

到那个日子，南赛——决不能看到——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啊，宝贝儿。我们只好是熬下去，熬下去，受苦受穷，吃粗粮，一辈子没有希望，没有出息——可是他们将来一定能坐讲究的马车，南赛！他们会象王子们那么阔气地过日子；他们会有人巴结，有人崇拜；他们的名字会传到四海皆知！哎唷！他们将来会不会搭火车轮船回到这儿来，说些感激父母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说，‘这块小地方可不能动——这所小房子是要留作永久纪念的——因为我们的父母曾经在这儿为我们吃过苦，为我们打算过，给我们的前途奠定了稳如泰山的基础！’”

“你真是伟大的、善良的、高贵的人，赛·郝金士，我给这么一个人做妻子是很光荣的，”——她说到这里，眼眶里含着泪。“我们一定到密苏里去。你在这儿跟这些摸瞎的畜生混在一起，实在是对你不相称。我们要找个比较高尚的地方，好让你跟一些同等身份的人在一起走路，说起话来也有人听得懂——不会叫人瞪着眼睛望着，好象你在说什么外国话似的。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跟你去，哪怕是走遍天下，随便到什么地方都行。我宁肯让自己的身体挨饿，死了也不在乎，反正不能叫你在这个寂寞的地方呆下去，老是心里难受，活活地闷死。”

“你说的话正跟你这个人一样，宝贝儿！可是你决不会挨饿，南赛。绝对不会。我接到了柏利亚·赛勒斯的一封信——今天刚收到。这封信……我念一两行给你听听吧！”

他从屋里飞跑出去了。南赛脸上的喜色却蒙上了一层暗影——她露出了不安的失望的神情。一连串令人心乱的念头开始在她心中闪过。她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只是把双手放在怀里坐着；她时而把两只手扭在一起，然后又放开，然后又把两只手的手指尖互相敲一敲，叹口气，点点头，笑一笑——偶尔又呆着不动，摇一摇头。这出哑剧是一篇无声的独白的表演姿态，独白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我有点担心——有点担心。柏利亚·赛勒斯想在弗吉尼亚帮我们发财，结果差点儿把我们毁了——我们只好搬到肯达基安家，再从头搞起。他又想帮我们在肯达基发财，结果又叫我们遭了殃，只好搬到这儿来。他又想帮我们在这儿发财，结果干脆就弄得我们垮台到了底，差不多是这样。他倒是个正派人，心眼儿也是再好不过的，可是我真担心，担心他太轻浮了。他有许多绝妙的主意，要是遇上好运气，他总是慷慨地和朋友们有福同享，这个好心的、大方的人啊，可是好象老有些意外的事情来捣乱，结果弄得一切都落空。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精神很正常的。可是我也不能怪我的丈夫，因为我实在觉得那位先生脑子里要是装满了新鲜主意的话，那他简直能把一架机器都说得点头。谁要是听他说上十分钟，他就能使他相信他的主意——嗨，你哪怕是叫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坐在他面前，只要你让他看得见他的眼睛说话，看得见他的手比划，我相信他也能使那个人相信他的主意，并且还高兴得发疯。他那脑子里的妙主意可是真多！他在弗吉尼亚出了个好主意，主张不声不响地把德拉维尔和弗吉尼亚和田纳西这些地方的黑奴大批大批地买下来，跟人家订好合同，约定某个日期在阿拉巴马某地一手交货，一手付款，一方面想办法叫议会订出法律来，禁止所有的人在某月某日之后把黑奴卖到南方去——大致是这么个计划吧——好家伙，那个人该赚多少钱呀！黑奴的价钱一下子就要涨四倍。可是他花了一些钱，费了老大的劲，跑了许多地方，跟人家订约买下了许多的黑奴，一切都相当顺利，结果他没法儿叫那个法律通过，于

是整个的事儿就垮台了。后来他又在肯达基找到了那个花了二十二年的工夫老想发明一架永恒自动机的大傻瓜。柏利亚·赛勒斯一眼就看出那架机器只要在什么地方再添一个小齿轮，就包管成功了；他就在半夜里疯头疯脑地跑来找我们，把我们床上敲醒，还把门闩上，在一只空桶里点上蜡烛，悄悄地把这桩事情告诉我们，嘻，那时候我也觉得那是分明摆着的道理，准没错呀。说不定能赚多少钱——谁也看得明白。可是把那个老傻瓜收买过来，倒的确是花了不少钱——谁知等他们把那个新添的齿轮装上去，才知道他们原来在一个什么地方看差了一点，结果还是不中用——那个伤脑筋的东西还是不灵。后来他在这儿又出了个主意，看去本来也是轻而易举的，什么事儿也比不上它；他和赛熬着夜拚命地干，干得多么起劲啊——还拉上帘子把窗户挡起来，叫我守着，怕有邻居们过来看见。这位先生老老实实地相信河边上赛说是煤的那种东西里面渗出来的胶质黑油可以发大财；他就亲自把它提炼出来，差不多弄得象水那样了，并且还真能点得着，那是没有二话的；后来他把油灯做好了，拿到辛辛苦苦地去展览，还邀了满屋子专干投机事业的阔佬来参观，我想他是满可以成功的；谁知正当他在演说的时候，那盏灯忽然爆炸了，差点儿把那满屋的人都给炸掉了脑袋。那回花的钱，真叫我伤心，至今还忘不了哩。现在柏利亚·赛勒斯在密苏里，见不着面，我实在是觉得怪难受，可是当初他上那儿去的时候，我倒是挺高兴的。我不知道他的信里说些什么。可是不消说，兴致一定很高；他是从来从不丧气的——一辈子也没有倒过霉——哪怕是倒了霉，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个人老是觉得太阳刚出来似的，并且还老是好天气，光芒四射哪——可是太阳从来没有到过中午——照到半截就下去了，然后再出来。谁也不能不喜欢这个角色，他的心眼儿总是怪好的——可是我实在怕跟他再碰头；他准会说得天花乱坠，使我高兴得发疯，一定的。啊，那不是霍普金士老寡妇走了吗？——赶上她来买一轴线，换一束棉纱，老是得耗掉一个礼拜的工夫才行。现在也许赛可以把信拿来吧。”

他果然拿来了：

“霍普金士寡妇耽误了我老半天——我对这种讨厌的人真是没有耐心。好吧，你听，南赛——你听我念吧：

“‘马上到密苏里来吧！快把你的家当卖掉，卖多少是多少；千万不要等着，想卖大价钱；赶快来吧，否则也许会太晚了。如果万不得已，就把你那些东西通通甩掉也不要紧，尽管空着手来。你决不会懊悔。这里是个顶伟大的地方——最可爱的地方——最新鲜的空气——我描写不出；没有哪一支笔能把它的好处写得完。天天都要添许多人口——四面八方都有人来。我订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计划——我要邀你合伙；凡是赞助过我的朋友，我都要邀他参加，因为这里的财运是足够大家享受的，并且还有得多哩。千万不要声张——也不要悄悄地告诉别人——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来了就会明白！来吧！——加油！——赶快！——什么也不要等！’

“这个朋友还是和从前一样，南赛，完全没有变——是不是？”

“是呀，我还觉得他说的话还有点儿那个老调子。我看你——你还是打算去吗，赛？”

“打算去！啊，我想当然是要去的，南赛。当然，这也不过是个机会，我也承认，

过去的机会一向是对我们有点儿狠心——可是，老伴儿，不管遭遇怎么样，他们反正是有安排的。这倒要多谢上帝！”

“亚门①，”她低声而恳切地应了一声。

于是郝金士夫妇就在短短的四个月当中匆匆忙忙地料理了一切，悄悄地投奔“田纳西的死疙瘩”范围以外那片广大而神秘的缥缈之乡；他们那种神速的行动简直使奥贝资镇的人们大为惊骇，几乎吓得他们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 第二章

### 郝金士老爷收养了克莱

没有儿女的基督教徒都应该收养死者的儿女，无论是少男幼女，都要把他们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看待……

——[埃塞俄比亚]《狄达斯卡利亚》

#### 一百二十一节

在第三天的旅程将要结束的时候，这一家远行的人正在考虑着停下来过夜的问题，正好在树林中碰到了一所小木头房子。于是郝金士就勒住了缰绳，走进院子里去。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在这木头房子的门坎上坐着，低下头用双手蒙着脸。郝金士走过去，估计着他的脚步声会引起那孩子的注意，但是结果却毫无影响。他停了一会儿，然后说：

“喂，喂，小朋友，太阳还没有下山，你可千万别忙睡觉呀。”

那孩子的小脸带着疲倦的神情，离开双手抬起来——脸上还流着眼泪。

“啊，对不起，好孩子，我不该说这种话。告诉我吧，出了什么事儿？”

那孩子做了一个几乎看不出 的手势，表示不幸的事在屋子里面，同时还让开路叫郝金士进去。然后他又把手蒙上脸，左右摇晃着身子，看样子是遭受着无限的悲伤，无法靠呻吟和号哭减轻痛苦似的。郝金士走进屋里。那是个穷透了的地方。七八个男男女女的中年乡下人聚集在屋子当中的一个什么东西周围；他们不声不响地正在忙碌，说话的时候也只是耳语。郝金士脱掉帽子走过去。有一口棺材放在两把断了靠背的椅子上。这些邻居刚刚把一具尸体在棺材里放好——死者是一个女人，脸上含着一副饱经忧患而又很慈祥的神态，与其说是象已经死去，还不如说是好象睡着了。有一个老太婆向门口比划了一下，轻声给郝金士说：

“是他的母亲。这可怜的小家伙。昨天晚上害寒热病死了。简直没法儿救。可是她死了更痛快——死了更痛快。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今年春天死了，从那以后她一直就没有抬起过头来。她伤心得要命，老是到处乱转，除了招呼克莱，她什么事也不爱管了——就是那儿那个孩子。她简直把克莱疼得要命——克莱也把她疼得要命。他们娘儿俩在一起，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相亲相爱，这才高兴，要不就好像不算活着似的。她病了三个礼拜；这孩子什么活都干了，还招呼她吃药，老按着时候给她吃，晚上熬夜伺候着

① 基督教祈祷的结尾。意思是“心愿如此”。

她，还想方设法宽她的心，简直象个大人似的，说起来真叫你不相信哩。昨天晚上她越来越不行了，后来转过头去，看见这孩子都不认识了，他就爬上床去，把脸蛋儿挨着他妈的脸，怪伤心地叫她，她可是没有答应，那种可怜的样子，真叫人看着心都要碎了。可是呆了一会儿，她忽然象要起来的样子，疯了似地东张西望，后来她就看见他，大叫了一声，猛一下把他抱到怀里，使劲把他搂得紧紧的，一连亲了他好几下；可是这么一来，她把剩下的一点儿气力全都用完了，跟着她的眼皮就往下搭拉，她的胳膊也松开了，这下我们就知道她断气了，可怜的人啊。克莱呢，他……啊，这个没有妈的可怜虫——我说不下去了——我心里太难过，简直说不下去了。”刚才克莱已经离开门口不见了；可是现在他又回来了，邻居们都肃然地退到两旁，给他让路。他靠在敞开的棺材上，让眼泪悄悄地往下流。然后他伸出一只小手，怪亲爱地把死者的头发摸平，又摸摸她的脸。过了一会儿，他又从背后把另一只手转过来，在死者胸前放上三四枝野地采来的鲜花，再弯下身子，一次又一次地亲吻那没有反应的嘴唇，随即就对在场的任何人都都不望一眼，径自出去了。老太婆对郝金士说：

“她向来喜欢这种花。他每天早上给她摘来，她老是亲他。他们是从北方什么地方搬来的——她刚来的时候还办过学校哩。天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怎么得了。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什么亲戚本家。简直没个投靠，没有谁照应他——我们大伙儿的日子都过得挺苦，人口也太多了。”

郝金士明白了。大家都以探究的眼光望着他。于是他就说：

“朋友们，我自己也不大宽裕，可是我还是不能对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置之不理。要是他愿意跟我去，我就让他有个家，还要好好地爱护他——我一定不会亏待他，就象我自己倒了霉的时候，希望人家对待我的孩子那样。”

在场的人一个个走上前去，怀着满腔热情紧握这位陌生人的手，他们的手所不能表达和嘴里说不出的感情，就一齐从眼睛里流露出来。

“这才是好心人说的话哪，”有一个人说。

“刚才我还把您当个陌生人，现在就不是了，”另一个人说。

“修福得福——您行了好，迟早总会有好报应，”我们在前面听见说过话的那位老太婆说。

“您在这儿耽搁的时候，千万请到我家去住，”有一个人说。“要是地方太小，住不下您一家人，我那一窝可以腾出去，在干草棚里过夜。”

几分钟之后，入殓的手续快要结束的时候，郝金士先生牵着这个小孤儿走到大车跟前，把一切经过告诉他的妻子，问她觉得他给她和他自己找了这分新的负担，这一着是否做得对。她说：

“你要是做错了的话，赛，这个错儿到了末日裁判<sup>①</sup>的时候，还要比许多人在你以前干的好事儿放出更大的光彩哩。你干了这么一桩事情，一直干到底，简直就认定了我会愿意这么做，这是你看得起我，真使我高兴，什么事儿也比不上这个。愿不愿意吗？过来，可怜、没有妈的孩子，让我来担当你的伤心事儿，帮你扛起来吧。”

<sup>①</sup> 基督徒所相信的人们受上帝最后裁判的日子。



这孩子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好象是做了一场恶梦似的。但是他心里的混乱慢慢地澄清了，他记起了他那个绝大的损失；记起了他的亲人躺在棺材里的情形；记起他和那个慷慨的、自愿收养他的陌生人谈话的经过；记起出殡的光景——那时候这个陌生人的妻子在坟墓边上握着他的手，和他一同哭起来，还安慰了他一阵；他还记得这位新的母亲怎样在邻居的农家替他盖被窝睡觉，哄着他谈出他的伤心话来，然后听着他做祷告，又和他亲亲嘴才走开；她离开之后，他心头的悲痛几乎是医治好了，他那受了创伤的心灵也得到了安息。

现在这位新的母亲又来了，帮他穿衣服，替他梳头发，还给他谈到他将要参加的了不起的旅行和他将要看到的一些稀奇的事物，借此渐渐引着他的心离开昨天的凄凉光景。吃过早饭之后，他们俩就单独到坟上去，于是他的心就靠近了他这位新的亲人，同时他那张没有人教过的小嘴滔滔不绝地向她赞美他这个埋葬了的敬爱的对象，说个不停。他们俩在坟上的木牌子旁边栽上了几棵玫瑰花，还在坟上撒了一些野花；然后他们就手携手一同走开，让死者长眠地下，治好她一切的创痛，结束她的一切悲伤。

### 第三章

#### 丹尼尔大叔\* 第一次看到火轮船

〔庞大固埃和潘努奇在他们航海去寻访巴布克“神壶”的途中，看见老远有一个“庞大无比的的鲸鱼”，大吃一惊。可怜的潘努奇哭起来了，他比以前叫喊得更加凄惨。他耸起肩膀，吓得发抖，拼命嚷道，〕

“巴比列巴布，这真是逃脱了阎王又见了鬼呀。这比前几天碰到的那个倒霉事儿更糟糕。咱们快逃跑吧，快逃跑吧！这要不是高贵的先知摩西在耐心的约伯的传记里所描写的那个大海怪，我宁肯让魔鬼抓去。它会把我们一口全都吞下去，好象吞一副丸药似的……你瞧，你瞧，它冲我们扑过来了。啊！你多么可怕，多么可恶呀！……啊，啊，魔鬼、撒但、海怪！我望着你可实在受不了呀，你那丑恶的样子太叫人讨厌了。”

——〔法国〕拉伯雷：《庞大固埃》

这次拖延得很久的迟缓的旅行，无论那些迁移中的大人觉得它滋味怎样，孩子们反正是感到这是很神奇、很有趣的事情，简直有说不尽的魅力；他们想象着旅途中到处都是那些神秘的侏儒、巨人和妖怪，这些东西，在黑奴们每天晚上在厨房里的炉火的闪光旁边惯爱给他们说的那些故事里，原是常常出现的。

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旅行之后，这一家人来到了一个破落的村子附近过夜；这个村子正在倒塌，一所一所的房子塌到那饿狼似的密西西比河里。这条河使孩子们感到无限的惊讶。在他们看来，它那一哩宽的河面，在朦胧的暮色中好似海洋一般；对岸那些树木排成的一条模糊的带子，简直就象是除了他们之外从来没

\* 美国人称家里的男性黑种老佣人为某某“大叔”。